

黑色浪漫系列长篇小说

● 哲夫 / 著

《弑母》
三部曲之三

人欲



3-11
5/8/2

弑母(三部曲)

(第三部)

人欲

哲夫 著

海 天 出 版 社

中国·深圳

一九九五年六月

人 欲

猎字

黑色浪漫列篇说
黑浪系长小

● 哲夫／著

自序之三

哲夫

《人欲》是弑母三部曲中最后的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

披阅文稿如同检阅三军，《天欲》《地欲》《人欲》好似海陆空三军，成阵列队，装备也还精良，首尾呼应，故事也还圆通。各色人等性情殊异，形神不同，也称得上血肉丰满。大情节因因相袭，小细部环环相扣，虽然几度时空倒错，多维穿插描写，前后无序错杂，亦能须眉清楚，五官俨然，浑然一体。

在命题上，《天欲》《地欲》《人欲》也与《天猎》《地猎》《人猎》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这里值得说明的是，自《天猎》《地猎》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于是便有许多盗版书相继出现，以图鱼目混珠，据不完全统计，竟有五种之多；还有冒名顶替，混水摸鱼者，如“哲夫”之流；然而更为恶劣的是现像是：笔者的《人猎》还没有完稿，市面上却已经在堂而皇之地出售《人猎》，所以笔者在此郑重声明：目前在市面上出售的那本所谓《人猎》，虽然标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哲夫著”字样，却并非笔者所写，也并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纯属不法之徒欺世盗名之作，是一本地地道道的黑书，目前笔者正在设法调查系何人所为，望知情者检举揭发，笔者必有重谢，这里敬请读者，切勿上当受骗。

这部生态系列长篇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目前等于只完成了前边五部。《人猎》无疑是这部系列的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的

一部，大结局大因果全在这最后一部中显现，我有意将它放一放，以便使它更加成熟，更加好看，超越前几部，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望，最终如何，还有待时日来验证。

天有欲，地有欲，人亦有欲——天欲怒而不怒，地欲悲而不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天地——便是这部系列长篇的主题了。如能因此而使世俗的红尘男女们多一些警醒，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人类便有福了。这便是我写这部系列长篇的全部初衷了。

另外，笔者在写作这部系列长篇的过程中，曾得到深圳赛博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石蜀昆先生，海天出版社的张良杰先生，以及深圳新华支社的王丛飏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人欲》内容简介

《人欲》是《地欲》的延续——石虎的情人黑玉接受了小鸟儿太多的恩惠，与小鸟儿已经情同姐妹，小鸟儿要黑玉勾引自己的丈夫，并要黑玉做一些床第间最不堪入目的最丑陋的事情，越丑陋越好，不然小鸟儿就无法制服自己的丈夫……黑玉红着脸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最丑陋的？小鸟儿妖冶的笑道：这个我会教你的！黑玉一方面想报一箭之仇，想帮小鸟儿整治一下她的男人，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小鸟儿明码标价事成后给黑玉三万块钱，以为酬谢。原先石虎在黑玉的心中是第一重要的，为了石虎黑玉几乎吃尽了苦头，可是现在黑玉为了金钱却出卖了石虎也出卖了自己，于是一出不堪入目的丑剧就这样恬不知耻的上演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何伟想到不到妮娜竟然是一个处女，他在房间里抚摸着妮娜的秀发，拥妮娜于怀……荒蛮的原野上健牛爆起力的粗楞，雪亮的犁头翻起原生的黄土，黄土浪一样颠连起伏。动静孕育旷远，旷远的沉寂中生命中呐喊，单细胞和双细胞在分裂中繁衍，在繁衍中永恒……天荒地老而唯独人类永远年轻的信念，使人类变的骄奢而且贪婪，好逸而且放浪，不畏惧地狱也不怕升不上天堂，为一己之私和一晌贪欢，不惜舍生忘死……待到动的静了，静的动了，起伏的平静了，平静的起伏了，呐喊的沉默了，沉默的呐喊了，便会自然委顿，气血归经，回肠九转，抚膺自问……然而家里还有一个新娘子在等着他，他将何以面对自己的新娘子呢？

石虎四处寻找黑玉，遍寻不见，绝望中丽丽帮助了石虎，石

虎找到黑玉的住处，发现房间里没人，地板上有一滩粘稠的黑红色和黄色混杂在一起的东西，屋子里是扑鼻的血腥味混杂着尿骚的骚气，呛的石虎胃肠一阵蠕动……卫生间里有沙沙的水响。门一拉就开，石虎走进去脸碰到了一个柔软的东西，拉开灯便看见碰在自己脸上的是一支从浴盆伸过来的普通的白色尼龙丝绑成的拖把，像个戴假发的女人的头脸，恶作剧的向门口倾斜伸过来……石虎走过去仔细一看时却不觉大吃一惊，那个插着拖把的雪白圆润的突起的球状物体，竟然是一个头脸和双腿折迭在一起塞在浴缶中高高拱起的雪白丰满的女人的屁股——那根粗长的拖把的把手的一端，竟然深深插在这个女人高高翘起的肛门里……何以会如此惨不忍睹？到底是谁杀了黑玉呢？

悟生那天与女子的爹睡在一铺炕上，半夜时分悟生听的女子的爹鼾声扯的深入浅出，便蹑手蹑足的走到隔壁的窑里，悟生钻入女子的被窝，却觉得被窝里睡着的那人骨骼十分粗大，皮肉也很糙，还有一种腥臭，似乎不像是女子。悟生摸黑回到自己的被窝时，却发现被窝里有人躺着，触手一片温暖细滑……悟生一心想弄明白事情的根由，便将一件糊涂事做的愈加的糊涂，以至让女子十分失望和不耐。清早起来悟生发现女子不见了，只有女子的爹满脸轻蔑的神色，蹲在地上吸小兰花。悟生告辞走了。悟生这一走便不幸走入了另一个故事，沦为一个杀人疑犯，怀揣着乔和鸟粪岛一千人的亡魂浪迹天涯海角（关于那一千人的故事得看《天猎》和《地猎》才能知道）再也没有见过女子和祖婆婆。

——然而祖婆婆仍然健在，仍然在省吃俭用的竭尽全力镶自己那一口金牙，祖婆婆的儿孙们仍然还在各自为政的上演自己拿手的连本好戏，为什么会这样连悟生也不明白，也许只有读完这《弑母》三部曲中最后的一部《人欲》才会有个结果吧？！

也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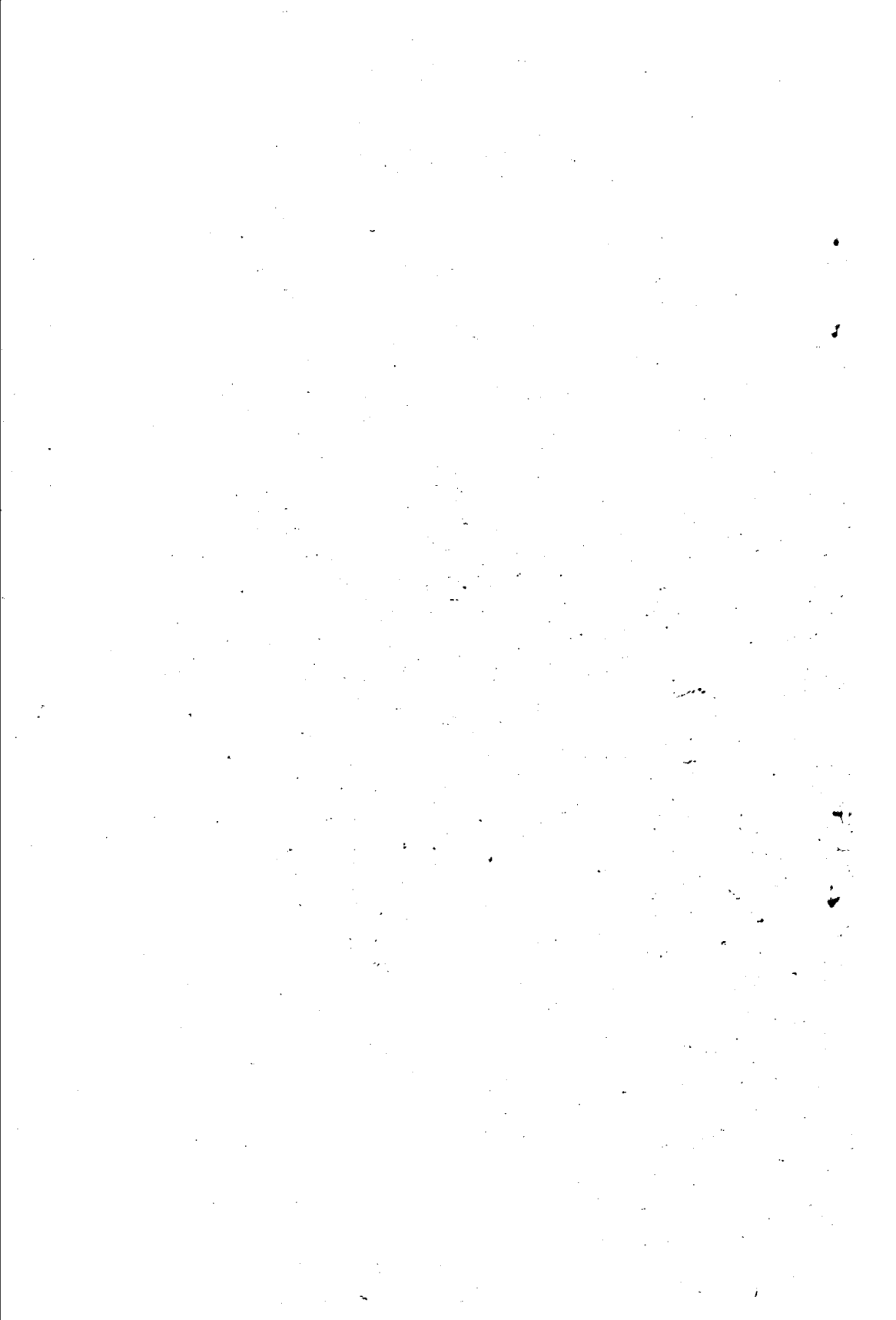
人 欲

自然是人类唯一的爱巢——你在这个爱巢中虐杀的绝非一个如花似玉丰润性感的女人，而是唯一疼你爱你的母亲！

——题 记

第一章 男人女人创世纪

悟生望着你赞美说——时光在你的额头流过时河床就形成，空间在你的体内扩张时高山就隆起，于是世界就诞生了。



A:两个走了形的女人

现在我们长大了,仍然漂亮,可是却不再听话也不再懂礼貌,也不再是中队长和小队长,成了他妈的有钱男人的老婆了!

那天黑玉开车带小鸟儿去看望小鸟儿的牌友。

小鸟儿的牌友在病床上输液,输液的病人不少,小鸟儿进了门,旁若无人地放下一大兜子水果,就不管不顾的和牌友开起了玩笑,说:你他妈的怎么啦?害得老子们几天凑不起个摊子,老是三缺一,修不起长城,八国联军都进来了!

牌友笑说:姐儿命不好,得了他妈的个灰毛病,都怨他妈的上次跟你去洗桑拿浴,在他妈的那个床上躺了一下,鬼知道那床上有什么病菌,害姐们得了这病!

到底是啥病?他妈的不会是梅毒吧?小鸟儿有点儿吃惊。

他妈的我要是得了那病也是你害的,那种地方去得都是些什么鸡巴人?得什么病的没有?姐们一向不敢去的,说是跟你去开一下洋荤,回来就得了这病,妈的,往后你说破天也不跟你去了?你他妈的咋整的?日日去也不得病?

你到底是生了什么病?怨到我头上来了?小鸟儿劈手从牌友手里夺过医疗本,一看就笑了,说,操你妈的你吓唬老子干啥?你他妈得的又不是梅毒,得了梅毒才解恨,传染上你男人让你男人捶你个半死,我才高兴哩!你得的是他妈的附件炎,内阴出了毛病外阴还是好的,咋的也怨不得姐们身上吧?

咋怨不得你身上，就是从洗澡后得的病，那地方好人都不要去，去的不是嫖客就是妓女，不卫生，那些带菌的水倒灌进老子的子宫里，啥病得不了？这还是轻的哩！

放你妈的骡子拐弯儿屁，小鸟儿笑骂，你他妈的是让你男人干的太多，干坏的哇？人家那水是达到卫生标准的，比你男人的精液也卫生的多，你甭怨你老子！

我男人的精液卫生不卫生你又没试过？牌友反唇相讥，你不想试一试？想试那天你去，姐们给你腾地方！

恶心的，你那口子，贴上二五一十万姐们也不稀罕！

小鸟啪地打了牌友一拳，打的牌友直哎哟，说：你这家伙手可真重哩！

黑玉日每听小鸟儿说脏话，也听得惯了，可那些病友们听不惯，都侧目而视，在脸上摆一付轻蔑和瞧不起的样子，小鸟儿察觉了却不管，仍然在和牌友胡说八道。

就听一个中年男人说：好好的米里咋的有这么多沙子？不嫌牙碜的厉害？最怕就是自己还不得！

小鸟儿听见了，却不恼，反笑着，道：狐狸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好米里头掺沙子就为得是打多嘴男人的牙的！

那男人听了肚子一鼓一鼓的直翻白眼，却说不出话，牌友乖巧，说：你坐坐，等我拔了针头，我和你去买衣裳！

小鸟儿却不依，道：这年头他妈的男人不像个男人，耳朵长得象兔子，舌头长得像狼狗，谁的裤裆开了露出个你？

那中年男人脸腾的红了，问：你骂谁？

小鸟儿却笑着，做疑讶状道：噢，我在这瞎说，还真的有人对号入座哩？怪不得说是当作家也难哩！

那中年人让噎了个不出气，坐下生闷气，黑玉有点同情那个中年男人，却只在一边笑着不说话。

第一章 男人女人创世纪

这年头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女人劝中年病人说，远远看去青山绿水的，一开口就不尊贵，说出话就能冲你个大跟头，可惜了的本来都是些好庄稼，收割的晚了，一年的收成都撂了！

小鸟儿才待要说什么，牌友使了个眼色，小鸟儿就使一双纹了眼线的大眼剐了那老女人一眼，没再吱声。

你千万不敢和她吵，牌友小声道，十几年不见了，我还认得她，她认不得我了，你知道她是谁？

小鸟儿就瞅那个老女人，脸色腾的就红了，说：他妈的这不是我们小学时候的班主任宋老师吗？她怎么老成这样了？

牌友悄悄道：我们都这么大了，她能不老？我早就认出她来了，不过我没敢认她，她得的是绝症……

小鸟儿一眼一眼地看宋老师，脸上有了许多回忆，叹息着悄然和牌友说：我记得小时候她最喜欢我和你了，说我俩脸蛋一个比一个长得好看，是两个听话的懂礼貌的好孩子，你是小队长，我还是中队长呢！

现在我们长大了，仍然漂亮，可是却不再听话也不再懂礼貌，牌友一边说一边忍不住莫名其妙的失笑，也不再是中队长和小队长，成了他妈的有钱男人的老婆了！

小鸟儿和牌友相视放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浑身的皮肉乱颤，笑到后来小鸟儿猛地止住笑，撇下牌友，拔足，转身推开门疾奔而去，害得黑玉愣了好一会儿神，才醒悟过来，与牌友告一个别，走去追小鸟儿。

黑玉找了洗手间和厕所，没有小鸟儿的影子，走到街上也没有发现小鸟儿的踪迹，打开车门上车，才发现小鸟儿呆呆的一个人很颓唐很落漠地低头蜷缩在车的后座上。

你怎么啦？黑玉问。

小鸟儿抬起头，满脸全是闪光的湿漉漉的泪痕。

075825



B:祖婆婆为啥要镶金牙

我哭着问张三，丑恹恹一个女人，哪点比我强哩？
你到底是迷她啥哩？张三说，我啥也不迷，就迷她一嘴
金牙哩！

那一段日子他在镇上一个人家开的粉坊里干营生，祖婆婆继续说，一个月也不回家一次。有一回还家来了，就和我笑着说：呀，真是奇了，这个主家也有一个少奶奶，也爱听我唱曲，对我好哩，虽说比你年轻可没你长得好看，可就是爱笑，笑得赢人，笑的金晃晃的，晃得人眼花，你猜咋的，人家是镶了一口金牙，又富贵又耐看，最少给她添了七分人才！唉，要是你在王家的那当口也时兴镶金牙，你也镶上它满嘴满口的，人就更耐看了，咱俩私奔出来，不说别的，光是满嘴满口的金牙也够咱花它一阵子的了！

那时刚刚时兴镶金牙，祖婆婆解释说，金子本来就又值钱又黄澄澄的好看，镶上满嘴金牙肯定就又阔气又好看，穷人谁能镶得起哩！我男人说的话让祖婆婆心里头好难活，心说张三张三，你到底是看好那个女人哩？还是看好女人那嘴金牙哩？祖婆婆没说出口，可后来张三却做出了手。他竟是不哼不哈地跟上那个满嘴金牙的女人像当年和我一样，择了个黑夜撇下我和孩娃偷偷的私奔了走。不一样的是他和那个女人卷包了主家的金银财宝，还因为偷金银时让管帐老先生看见揪住张三不放，一个要走一个不放，张三就推了老先生一下，不想老先生一跤跌倒就死了，张三还不知道，和那女人就跑了。主家见丢了东西又死了人当下就报了官。说来也是天报应他哩，没好活了几天张三和那个

女人就被捉住押回来，判了张三枪崩，那女人也让主家把满嘴的真牙和镶的金牙全血淋淋地敲下来，脱剥了衣裳，卖给下等窑子让千人操万人日弄去了。

我去大牢看张三时见过那个女子，没了金牙，更显得丑恹恹的，我就哭着问张三说：唉，张三，丑恹恹一个女人，哪点比我强哩？你到底是迷她啥哩？做下这没尸首的营生！

张三说：我啥也不迷，就迷她一嘴金牙哩！

我又气又痛，哭着说：张三，你听明了，赶天我也要镶一嘴金牙让你看，看你后悔不后悔！

张三也哭了，说：后悔不后悔也没尸首了，明个就枪崩我呀，我死了你好好的拉扯孩娃，再寻个人嫁了吧！

祖婆婆说：我当时就哭死过去了。几天后，张三就插上亡命桩子，让拉到野地里枪崩了。我去看了，张三到底还是一条汉子，虽然做下灰事，免不了一死，却没输胆子，直撅撅的跪在个坑坑前，挺着一颗青皮头，硬生生的挨了一枪，枪子日的一声飞进他头里，把他的脑浆子炸得满世界，他还不倒，立了足有一分钟才栽进坑里，看的人都说张三是条好汉子，比和张三同时让枪崩的那个杀人犯还死的硬气哩！我看得心惊肉跳的连哭也哭不出来，心想好端端的个人咋就说枪崩就枪崩了？

张三死了我的心可没死，祖婆婆说，我发誓这一辈子要镶它满嘴的金牙，好让张三这死鬼看了眼气。可是镶金牙得好多钱哩，拉扯上三男两女挨肩儿排的五个孩娃，拉扯得人实在是命穷哩，连吃喝也打搅不下，更甭说镶金牙了。没法子，我就一狠心把张三的孩娃丢下给他妈家，嫁了第四个男人。

我嫁的第四个男人是个姓黄的铁匠，他守着一盘烧燎炭的烘炉，烧红的铁块子放在铁砧上拿锤子左一下右一下地敲敲打打，叮当叮当的好听。我帮他拉风箱，呼嗒呼嗒，忙了还拿大锤帮

他打几下铁，锄头镰刀马蹄铁贯橛钉子和一应的农具他都会打。嫁过去三年头上我就给他生了一男一女，小女子还没满月，他钉马掌时让马给踢破了肚肠，就死了。他死了我连哭也没哭，小女子一过满月我就又嫁了人。光景过成个日月，再咋心软的人经了这些些事心也硬了，我得活人，就不能让孩娃拖累，好在姓黄的家里人丁单薄，稀罕个孩娃，想领上走也不让啦，说是黄家的后代哩！

显然，祖婆婆对第四个丈夫的死毫不介意。

C:不仅仅是一种挑战

这黑雪是一种挑战，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习惯和经验，可是你瞧瞧，上帝对人类的经验主义和习惯认识提出挑战了！

柯娜梦见自己走进一间巨大的房子，房子金碧辉煌，房子里堆迭着七彩的魔方和一块块五颜六色的七巧板，岌岌可危，房间里几乎没有空间，只有一些缝隙。要走进这间房子，每一步都有可能碰倒那些魔方和七巧板。柯娜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脚尖插入那些缝隙，身子随之挤入去，没有碰倒什么。她暗自庆幸，又迈出第二步，不慎撞落了一块七巧板。七巧板撞落在她的前面，堵塞了通道。她想跨过去，可七巧板仿佛有什么魔法，顷刻间变得无比硕大，她的身体却缩成一粒米那么小。

她想：“天呀，这是怎么啦！”

麦肯先生的脸从魔方中显现出来，微微一笑道：“亲爱的，别怕，这就是美国！”

第一章 男人女人创世纪

柯娜大着胆子走上七巧板，脚下一沉，象触到了机关，须臾间堆积如山的七巧板和魔方从头顶上压下来，把柯娜埋在下边。

柯娜惊叫一声从梦中醒来，胸口仍觉沉甸甸，伸手一摸，原来是一条毛茸茸的手臂搁在她的胸口，麦肯先生侧躺着，呼呼地打酣。

柯娜突然醒悟，脸上涌起一阵阵红潮，她慌忙把麦肯先生的手臂从胸前移开，翻身坐起穿上衣服，趿了鞋下地。

窗帘上透出鱼肚色的亮光，街上有汽车吼叫着驰过。

柯娜跑进浴室着妆，着好妆出来麦肯先生还在酣睡，被子掀开一半，露一条毛茸茸的大腿和半个毛茸茸的胸脯。

“喂，你该起来了，天亮了！”

柯娜羞羞嗒嗒地说，说了之后才想起麦肯先生不懂中国话。

“天亮了，该起来了！”

柯娜用英语又说了一遍。

麦肯先生睁开一双蓝眼睛，幸福地冲柯娜笑了一下，并张开手臂。

“不，一会儿服务员会来收拾房间！”

柯娜向后退了一步，脸上布满红晕。

麦肯先生赤条条地从床上下来，走进浴室冲了个澡，然后才开始穿衣服。

“亲爱的，你还没有吻我呢！”麦肯先生说。

“是美国习惯吧？可这是在中国！”

“亲爱的，你很快就会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一切要从头开始，现在是预习阶段！”

柯娜害羞地走过去，在麦肯先生的嘴巴上轻轻碰了一下，麦肯先生抱住柯娜，一阵狂吻，喃喃道：

“啊，上帝，我多么快活啊！”